

姑 書

溪

題

跋 史



史
八
其
他
種

米
芾
撰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書

史

米芾撰

中華書局

此據百川學海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書
史

書史

宋 米芾撰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爲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罪。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次王濬。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琬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儋。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關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塔。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開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渙之。飲于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未出。此帖聚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囊。破爛無竹模。晉帖上反安冠。晉樣古玉軸。

余尋製椰棗軸。池中拆玉軸。王湊之加糊共愛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爲一卷。上有寶篆蓋定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榻。遂全暈過。後歸副車王詵家。分爲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實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爲戒。李璋云。亦購于王氏。又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並無唐人氣格。纔有書印字。是曾入鍾紹京家。黃素縑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卷末跋台僊二字。有陳氏圖書字印。及錢氏忠孝之家印。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鷺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此書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遣光祿朱卿。卿名友文。卽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于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書印字。唐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鷺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鷺。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鷺經。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扎。皆是僞作。唐人以畫贊猶爲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又有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顯言。釋智果跋其尾。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鎖。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禹玉

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脩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化多態。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王羲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帖。云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癩。至今轉篤。又苦頭癢。頭癢已潰。尙未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之焦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克己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跡神妙。右軍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未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纔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余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勸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鏐書。是唐相王鏐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連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鹵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纔有正觀半印。王獻之曰。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

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摹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傳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贊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贖之。余時遷葬丹徒。約王君友壻宗室時監羅務令輓。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乞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博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敍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雖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跡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爲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籀類子敬。公權能於

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鷲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籟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編字法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卽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揭書墨卽透數行仍汙靜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菴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卽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策得之于道人章惇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譜在山陰縣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贊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刻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去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雉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雅恭真跡。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清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後連張芝王廙草帖。是唐人僞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肯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鄰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邪。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常治護。信到便道來。忽忽善錯也。一云謝書云云。今送一云鶻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基友善。意其奔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也。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珣書真草是真跡。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真。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真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觀。題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廈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儻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蒼蔡。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束帛所加。樵蘇必禁。荊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紙榻。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靈鈞。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靈鈞二字。則皆以爲真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繪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榻。書內一幅。麻紙是真跡。末後一幅。上有靈鈞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真跡一卷。各以一幅真跡在中。榻爲數十軸。若未無鈞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荊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婿也。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陳旣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大年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唐人臨智永千字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者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偉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廟一閉，真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瑛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者，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畫盡覽焉。蘇泊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標筆鈎廻，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漏而見鋒。暨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楊賜王公者，礪花真玉軸，紫錦裝，皆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腹翰墨。戲著標談，書存焉式。鸞爵昭陵，玉盃已出。戎溫無類，誰實真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繡線金鑄，瓊機緯綵。猗歎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成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富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尙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不可

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彞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章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尙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青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礎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真字，云疎拙抵罪，聖慈含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是也。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真跡。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緞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

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玩，然如徐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送劉大冲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垌南出書，各課收卷去，垌以將才不備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艷發，龍蛇生動，觀之驚，八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魯公妙迹，又有與夫人帖一幅，當是其迹，今在王詵家。

魯公寒食帖綾紙書，在錢總處，世多石刻。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翁言，在兄處，副車之孫也。

懷素絹帖第一帖，胷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尙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權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已下想，今歸章公懌。

懷素千文絹本真迹，在蘇液家，沈邁家刻板木，是後歸章懌家。

懷素詩一首，絹上真迹，王鞏易與王詵家。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書任弄歌真跡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王詵家。詵云。尚方有。其後三幅。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石紫微常刻石。其六行。今不見。前四行。閻夷庚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纈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自敘真迹。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蕭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錢景漢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真跡。

唐率府長史張顛字伯高真迹四帖。在杭州陸氏大姓家。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顏。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古印文。訛不可辨。昨日承顏二帖。小襞紙也。陸氏子素從關景仁學。關因借摹三太帖。余亦見石本于關中。宋氏及官桂林。關祀爲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又五年官潭。關祀通判邵州。以石本見寄。又三年官杭。而關景仁爲錢塘令。因陸氏子登第者來謁。與關同往謝。而閱之。獨失秋深第一帖。詰之。嚶嚶而言。嘉祐中。爲太守沈遵借閱。拆留。余遣工摹餘帖。卽歸。詰遵弟邀時。爲郡從事。乃云。在其姪延嗣處。余往見。遂得閱。後購得之。

張伯高虎兒等三帖。楮紙非真迹。在王詵家。蘇氏物也。黃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

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此爲故事也。

張伯高賀八清鑑帖。楮紙真迹。字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伯高第一書也。蘇液家世多石刻。後歸章惇家。伯高全本千文。曾孝鑑云。在京師謝氏處。謝氏景溫寶文遠族也。

伯高五帖。黃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興來五指包管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遂語斷處。卽鈔作一軸。黃油琴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真迹。亦無古印跋。

唐桐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是暮年真迹。每辯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干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黃麻紙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滕以爲智永書。余閱其前空才字全不書。固已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爲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臥帖。雙鈎唐摹。在闕杞處。上有褚氏圖書古印。闕啓謂余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栱內藏一頭。古摹帖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臥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

圖書印。毫髮乾濃華備。闕與信善。購得枕臥十闕九奉書寧三帖。

寧書積時帖。古雙鈎摹。在洛陽李熙處。維之孫也。縫亦有褚氏印。余嘗借摹。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鈎摹本在鮑傳師家。後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羲之書。豈謬可

笑。

虞世南書經在虞僧寺。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真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真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嘗。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禪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寇章贊拔。其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觀斯帖。因致其真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輓獻子。疑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會見真迹摹本。枕臥積時。蚡牙頭風。四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楮紙上真迹在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寺詩。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略薄布粉不蓋紋。故歲久墨不脫。至裴度書杜甫詩。粉多只存一甫字。在松板節。余嘗爲杜板行以紀其事。沈板余官潭留書齋。半歲臨學。後爲摹石。僧希白摹。務欲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縹緲縈回飛動之勢。

唐太宗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外胡世淳處。